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四明文徵卷九

清鄞袁 鈞陶軒輯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姚 涑

今西北諸鎮地當要衝朝廷備之甚嚴而承命以臨之者有大將有中官有總憲重臣列戍數百里屯兵數萬眾事既有統矣猶懼其劇而弛也則又設外臺之佐二人以分蒞其地而贊其功凡百戎僚務迺咨迺謀總憲者裁而行之所以飭武備而重邊防也歲在執徐家君視師榆林余以觀省至焉其地固要防也余進諸老將

而問之凡敵之虛實將之勇怯地理之險易遠近卒伍之強弱聚散倉廩之出納贏縮今頗識其概然未暇議也比者吾同年張子行之拜陝西僉憲治榆林之西索余言以贈夫張子所治者邊事也余請以所聞告焉夫中國所恃以安者邊圉固焉今吾不能有其固將大入則瘡痍千里小入則剽剽數城卽僅以數十騎至吾擁全軍而不敢輕與之角戰非中國之利亦已久矣議者或欲植榆柳以扼其馳或欲列劍戟以防其突或欲高塞垣以限其入若可坐而策也校諸余所聞則皆所謂

畫餅之談也天以五材濟民用而邊鄙之所闕者三平沙浩漫深沒馬足雖樹弗茂弗孳則木之爲用寡矣短兵相接鎧仗窳樁所謂鐵者必求之遠方而後足則金之爲用寡矣民多窟處以就耕牧寇猝至則立爲魚肉相與築壘疊壁以自固而求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爲用寡矣又其甚者遠戍無水而卜諸雨近郊無草而刈諸塞邊民冒死以爲生而爲之上者顧欲以書生之說施之不已疏乎凡所謂空言常談實不應聲者皆張子所宜審也雖然在天者猶可諉也若今所謂人謀者則

吾又惑之甚矣夫論世則外急而內緩用材則內重而外輕士大夫自便其身而恥當劇任率以爲莫勞於董徒役莫繁於司會計莫難於讞訟獄莫危於治軍旅一有所寄輒縮朒不肯任夫責之以一事之長而其言猶若此至於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備焉者也其難易不啻倍蓰而議者曾不知察何也張子之所治於四事之責猶重且專誠有非內地可比者軍吏不得其良輕於犯禁一切繩之以法則詐與貪皆不可使而跡弛之士誰其用之廩無終歲蓄吾嘗節其所施士恆不得飽

天或奪之歲則變且不測而庚癸之呼誰其禁之公私困矣又復時壤亭障吾日圖所以補其廢苦役之民至有甘心就死而不知歸者民不堪於役而舉烽燔燧之所誰其修之一鎮之兵僅滿二萬而騎卒則什之三四私財無以養其力賞格無以作其氣不戰而力已疲何以使之樂於赴鬪而空弦鳴鏑之患誰其禦之刑難於獨任食難於遙請役難於頻仍兵難於訓養而食之不給其患尤甚執刀筆者得以破勦勞持論議者得以輕事功此今邊鄙之深憂而余之所謂惑者也張子以方

壯之年才與識俱贍於四方之任若不足以盡其用者
然予未嘗敢以爲張子賀也夫因俗以建事因時以就
功雖豪傑之士由之而時與俗之難爲用力則有志者
恆致慨焉張子宜何如處力之所及則盡謀時之所撓
則盡議必使在內者知在外之重而後邊事可漸理也
不然愼己免咎上下相蒙冀其無事以幸爲常而邊事
日趨於敝矣張子豈得以寧處哉張子聽吾言而思之
其是與非必有犁然於心者矣余於張子深交也不敢
淺其言故過而道之以爲今籌邊之助云

黃梨洲曰明山文甚可觀其在翰林嘗輕文衡山錢氏以爲後世但知有衡山何曾有舉姚涑姓氏者乎其實不然衡山之風流固不可沒使盡人而學衡山則成一浮華之世界矣明山有驅除錄明初僭國之史也今溪上人無知之者又何怪夫錢氏之論乎

贈秦敬夫宰萍鄉序

姚涑

昭陽作噩之歲吾邑舉造秀之士凡十有二人而秦氏之雋乃有三焉曰敬夫氏曰懋功氏曰懋南氏未幾懋功舉進士爲侍御懋南亦舉進士爲秋官郎相與樹厥

聲猷以鏗鉤振耀於時而敬夫獨抱藝以困以闕茂之
五月拜萍鄉令敬夫內邃而雅外柔而莊予每善其人
予意其奇於數而鑒於才是宜有怨志因造而慰之敬
夫曰絲一也爲繪則賤爲錦則貴勢固然也吾之不得
躋膺秩也其奚怨之有予曰楚之璞齊之瑟魯人之冠
履固世之所求也其或棄而不錄豈藏器者之罪哉物
各有所遭也是故北宮以德自媿西門以命自矜未易
以厚薄論也子何歉之深乎敬夫曰濠魚并鮒不可以
量於江湖乘雁雙鳧不可以觀於渤澥吉也縣才末技

未能自異而使之居北里之任吾其爲魚鼈雁矣其誰能見異乎吾是以懼予曰子獨不睹夫馬之在廐乎方駑驥之雜處也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相異者寡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策之不煩御之不勞一頓其轡而千里至焉然後驥可知也今銓曹之處子也以萍邑萍固大邑也邊於長沙南夏之所取道焉者非得才以治之民不勝敝也而獨以屬之子固已卜子之良矣且子聞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區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子誠不憚此爲之除煩解矯鋤

荒剔蠹恤其疲癯而遂其生惠萍邑其有不理乎濂溪
周子監稅於邑之廬溪後人尙仰而祠之今敬夫政繁
而位尊非監稅侔矣苟以周子之心爲之則絃歌其政
俎豆其德澤可流名可起也安知無孫陽者出以空子
於羣哉敬夫曰吾今終身追然知道之不終困也因書
以爲別

送陳若寶僉憲廣東序

姚涑

國家常賦之外有屯政有羨政皆所以佐軍儲也二者
利聚焉其長吏惟貨是黷歲久滋蠹法訛益奸上下交

病未之有改也以今天下皆類此而廣東爲甚乃設憲臣以統之夫錢穀刑獄藩臬各有攸司而獨此屬之持憲者何也蓋威重則令必肅實專則績易成是故有罔有違我則繩糾有冒有汚我則收舉有偏有廢我則釐正有惰有頑我則督察非志礪冰鑒而氣挾風霜者未易振斯職也今同年莆陽陳君若寶以才雋聞於時由夏官郎僉廣東臬事領璽書以往凡屯若嵯惟君之治簡任之意亦良厚哉夫取諸民以養兵不得已之制也民不能給而取諸屯田甚不得已也屯不能給而取諸

鹽利尤甚不得已也爲此二政使官享其人下樂於供
亦一時之善制也而今以病告豈法之弊哉任事者之
過也余聞之以利濟欲者其入必耗以利樹名者其取
必刻夫利者民所爲也以利取人而又奪其有利弗獲
而害復加焉民烏得不病然法不可更也故號能吏者
巧爲趨避必求其盈遁稅不登賣之如初涸澗不禁賣
之如初便文自營民以盡病而末流之弊猶未知所底
止也國家任法與人其意豈若是哉夫屯營之卒罷於
役官不能自爲稼也裨販之徒困於征官不能自爲輸

也惟屯之長與販之私者利焉是必有毆之者矣咎當誰任哉求屯之實去其害屯者可矣求嵯之美去其害商者可矣去害以收其利匪君之賢其曷有緒廓百年之弊而惠一方君其勛哉君之僚友咸屬望於君者也謂余之言信然其出祖也遂書諸贈言之什

贈郡伯瓦屋高公入覲序

姚 涑

吾郡爲兩浙望地前後得賢守比之他郡獨多而近歲吏數易以民譽著者視舊若稍減焉余嘗求其故以嚴辦取快者或寡於恩以強忤爲能者或偏於愛以和易

審物者或濫於所興以廉謹自守者或不究其所施政
既失平而民被其殃此民譽之所以鮮歸也疲民嗷嗷
無所恃賴者凡數歲矣邇者西蜀瓦屋高公公次以天
曹之英來守吾寧乃監前人之政而爲之斟酌損益與
邦人宜之敦肅風教勞來孤惇剔厥根節磨厥頑鈍剖
厥紛拏燭厥幽伏疏厥蘊積蕩厥煩苛期年而政通邦
人咸欣欣焉嘉靖七年夏余上疏南還入吾邑疆耕者
植耒漁者鼓枻樵牧者弛擔釋負行歌之聲相答也余
見茲人之樂於爲生也出而訪諸列城則皆猶吾慈也

余因揖郡之黃髮而問之咸曰子尙未之知乎向者歲有祲沴民阡於危亡而莫之省憂自吾郡有賢牧覃敷大惠惠及耆艾吾庶幾有雞豚矣惠及童稚吾庶幾有襦袴矣家濡戶給幸與古之渤海潁川者同域如之何不樂余於是歎邦人之有父母而喜民譽之復見於今日也是年冬公將朝京師民競趨而前至攀附車下若不忍公須臾去也耆典舶趙君儒輩相與餞之郊因屬余以言公爲天子遠吏殿我海邦惠化已流績用已章觀風者疏薦其賢天子固熟知公名矣陞見之日天荷

予當問公治狀必以遠方之疾苦爲對方且膺茂賞戚
鴻施亟還公於寧以終惠我邦人顧茲祖席未可置之
戚也雖然公出入兩京積有令聞操履之凝峻識度重
宏深學業之精醇才猷之沈敏風韻之醞藉士流推天
久矣然則公之所長宜不專以政事求也夫一方於之
下孰大寧上與朝廷孰重有如廟堂登賢留公而用客
誰則慰吾寧人之望者此余所以爲私憂也於是坐於
憮然有作而復者曰吾聞諸子松柏茂而陰成於
林塗之人蔭矣某也實庇公之休公往不復吾何所依